

斯西法國中

70.0.1

36

董克明

書



北京
圖書館
院學科

F
D
J

行印店書衆大連大

論中國法西斯

大連衆書店印行

論中國法新稿

而斯

著者 董克明
發行 天衆書店
印刷 大衆印書館
經售 各大書店

實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再版

目 錄

請重慶看羅馬·····	解放日報社論	一
法西斯主義就是禍國叛國亡國的主義·····	解放日報社論	二二
國民黨真願爲秦檜耶？·····	解放日報社論	一七
國民黨與民族主義·····	解放日報社論	二〇
根絕國內的法西斯宣傳·····	解放日報社論	三一
袁世凱再版·····	范文瀾	三五
蔣介石應當愛國·····	陳伯達	三九

請重慶看羅馬

解放日報社論

七月二十五日義大利的事變，對於義大利和全世界都是一個歷史的事變，對於中國國民黨也是一個歷史的事變，按國民黨的世界觀，本來「二十世紀」的世界各國都得學墨索里尼的樣——不管國家存在着多少不同的階級，都只允許「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但是義大利還沒有來得及投降，「一個領袖」就「辭職」而不知所終了，「一個主義」就由唯一合法變為唯一非法了，「一個黨」就被解散，被憤恨的人民所搗毀，甚至還在被解散的前兩天，其地位就被要求自治的人民，被共產黨、社會黨、基督教民主黨、自由黨、民族黨、行動黨等等「異黨」所代替了。這些「異黨」並沒有絲毫「軍權政權」，而墨索里尼的「硬幹快幹實幹」義大利人民的「服從領導」與「力行哲學」，反自由主義、反共產主義的「全民政治」「全民經濟」，個人絕對服從所謂國家，階級絕對服從所謂民族，成年時有加入法西斯黨之義務，青年時有加入法西斯青年團之義務，沒有了法西斯蒂就沒有義大利的宣傳之深入人心，與夫「總理黨」的特務政變之二十一年如一日的神聖懺悔，又在在被其中國的徒子徒孫所奉為典範，稱道不置。但是義大利竟沒有復興或復活，直到推翻了法西斯以後人們才高呼義大利復活了，義大利的天下也沒有定於一，却是籠於一，而且幾乎在於一了，「一個黨、一個領袖」被證明為一個夢，一個笑話，一個罪惡。國民黨，法西斯主義的中國追隨者，看了這場驚心動魄的悲劇，應該何等地深思猛省！全中國的人民，又在何等熱

望着國民黨的深思猛省！

但是直到七月二十五日還在高呼墨索里尼偉大的國民黨宣傳機關，接到這天晚上的歐洲電訊，忽然不做聲了，簡直就像世界上根本不會有過義大利這隻皮靴，墨索里尼這個胖子，法西斯一一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垮台這條新聞一樣，遲遲復遲遲，中央社自己也覺得難為情了，才出來代表官方講了幾句話，而且還惡毒地把共產國際的解散牽在一起。各國共產黨的國際聯合的解散，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沒有影響任何一個國家的共產黨的存在，但是義大利法西斯黨（世界上歷史最早最久的法西斯黨）的解散，理論上和實際上却都影響了一切國家的法西斯黨的存在。國民黨顯然也是受了嚴重的影響，因此，不管中央社在它的論文裡夾了那樣一條陰謀的尾巴，不管它還講了一堆胡話，說甚麼「法西斯的人民」，「法西斯主義者愛自己的國家，這是合理的」等等，想把推翻法西斯的愛國人民、誣衊爲不是人民、不是愛國者，不管這些，它總算還是表現了一個可歡迎的進步，這個進步就是：他居然鼓了勇氣，變了腔調，打破國民黨宣傳十六年來的紀錄，第一次說出了一個最簡單的真理：「法西斯主義……以其獨裁領袖優秀於其全國的人民，並以他們的民族優秀於世界各國，……法西斯黨徒可以在國內無法無天，……法西斯的頭子不將其國民當人，……所以實在是一種非人的學說。很多年來，法西斯主義的勢燄熏天，世人頗有爲其迷惑者，今天法西斯主義的創造者倒了，……對於世道人心，也是極有裨益的，……那磨拳擦掌的黑衫盜魁，如今不知下落，可見歷史先生是嚴明的；而由拋推論，納粹和日寇的末日，也都不遠了。一切不合理的都不能逃避歷史的判斷。

說得妙！完全正確！只是可惜進了一步，退了兩步。中央社完全沒有自我批評，它對於法西斯的批評完全不曾聯系自己的實際，所以就成了完全教條主義形式主義或完全不正確的東西，中央社的批評，也和蔣介石先生在「中國之命運」裡所謂足見在我們中國，不講民族主義，而講納粹法西斯主義或世界主義（這個尾巴又夾得完全無的放矢），便有亡國滅種之憂」一樣，漂亮的詞句又是爲着掩蓋骯髒的事實，掩蓋自己正是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家和實行家的這個事實。但是「歷史先生是最嚴明的」，「一切不合理的都不能逃避歷史的判斷」，這就是說，歷史的賬，無論甚麼會混賬的都混不過去。既然國民黨當局不願坦白地審查自己的行爲，以爲迷途知返之計，而且仍故作鎮靜，好像自己歷來就是反法西斯的先和先覺，那麼，我們就依中央社的話，請最嚴明的歷史先生出來判斷一番，你們說合理不合理呢？

我們不去遠說蔣介石先生所主演的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尤其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的政變，性質上已經是法西斯的政變；也不去說其後蔣介石先生和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頭導成立的CC，已經不是甚麼「忠實革命同志會」，而是進行特務工作，消滅異己勢力，造成蔣先生個人獨裁的法西斯反革命同志會；這些老賬我們姑且放在一邊。我們只問從一九三二年起，在全中國鬧得明目張胆與「勢饒熏天」的法西斯運動，你們究竟作何解釋呢？既然墨索里尼、希特勒、日本軍閥乃是「強盜」，法西斯主義是「非人的學說」，足以使中國「亡國滅種」，你們爲甚麼又要拚命去歌頌他們；歌頌之不足，又要派大批的「忠實革命同志」，連蔣先生自己的公子在內，到他們那裡當學徒？學徒還不足，又要從他們那裡請來德國國防軍領袖塞克特、柏林警察總監布隆保，以及其他大批的顧問、教官、師傅，來親自傳授

呢？你們這不是甘心做「強盜」的嘍囉，嗜好「非人的學說」，唯恐中國不能「亡國滅種」，倒還是甚麼呢？爲了宣傳「盜魁」們「亡國滅種」的「非人學說」，你們開過多少訓練班，出過多少書報，毒害過多少青年，屠殺過多少不投降「盜魁」，不願「亡國滅種」，不信「非人學說」的同胞？這些人證物證俱在的賬，你們如何混過去呢？一九三二年三月成立的另一個法西斯組織復興社，自述它是「因爲如此內憂外患存亡危急之秋，如欲設法謀國家的統一，以收安內攻外的實效，則政治上獨裁的要求，乃較之任何國家更爲迫切，因此在領袖偉大的決心之下，於是有本團體的創立」，蔣介石先生在「中國之命運」裡，曾痛罵：「『專制』、『獨裁』種種污辱與侮蔑，加於國家統一之大業，而企圖使之毀滅」的反動派，看吧，這個反動派究竟是誰呢？這個「政治上獨裁」的「偉大的決心」的、像皇帝一樣頭上留了空白的「領袖」，豈不就是你蔣介石自己麼？復興社因爲不滿意CC，就認爲國民黨已經「腐化散漫」，「破碎無餘」，「必須從新來一番革命，因此也就一定要個新興的『革命組織』，認爲「中國第一次革命，已經失敗了，現在的時期，比較第一次革命前的時期還要嚴重，自然須要再來一次比較第一次革命更偉大的掃蕩穢垢的鐵血革命——舊制度的破壞，新制度的建設」（這一段原文旁邊都加了密圈），也就是說，「借法西斯蒂之魂，還國民黨之屍」，「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一書說得更直接了當：「國民黨……在組織和行動方面，都到了不合理的地步。要校正這不合理的現象，對症良藥，更是攫取法西斯蒂的技術，表揚法西斯蒂的精神，灌輸充分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而CC丁默村的「社會新聞」，則從正面立論：「只有國民黨才可以負起這偉大的歷史使命——法西斯蒂運動的使命！無論從國民黨的立場上或它的歷史

上，我們都找不出一點與法西斯蒂相衝突地方，恰恰相反，無論是三民主義或國民黨的歷史，到處充滿了法西斯蒂的精神。」CC和復興在行動上衝突當然更多，據復興社自稱，「我們團體成立後，在領袖領導下的其他的組織，因為嫉妒關係，也不惜與我們以摧殘，如像他們要想把持特務工作，而阻止我們特務工作的發展，他們要想包辦童子軍運動，而想趕走我做童子軍工作的同志！……」。但是衝突儘管衝突，他們不是都一致承認國民黨的法西斯化，承認蔣介石先生是中國的墨索里尼麼？陳立夫、葉楚傖主編的「墨索里尼傳」說：「我們確需要一個與墨索里尼同樣的人物來領導一切。實際上我們中國的政治舞台上也早已出現像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物了。」這個所謂像「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物」，不是蔣介石先生又是誰呢？鄧文儀的「領袖言行」比較更進一步：「或曰領袖與墨索里尼、希特勒同為世界之三大人物，然希氏統治下的德國……自然易於統治，墨氏統治下的義大利，亦和德國相似，……我領袖更是富功偉烈，實非希墨二氏所可比擬者」，這就是說，蔣先生「不將其國民當人」的「豐功偉烈」，比希墨二氏還要厲害了。蔣先生如果不是法西斯主義者而是所謂三民主義的革命家，為甚麼你的最「正統」的信徒也要「污辱與侮蔑」你，硬要拿你和世界著名的反革命「盜魁」並列呢？這些賬也都是人證物證俱在，又如何混得過去呢？

你們或者說，中國國民黨的法西斯化，是抗戰以前的事了，法西斯運動的領導者CC團復興社，自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蔣介石先生下令解散後就已經取消了，所以現在的國民黨，與法西斯主義已經「離異」了。但是這些鬼話，究竟有誰相信呢？誰不知道，蔣先生解散CC與復興的成績和去年的限價一樣，只是使CC復興的派別更加紛歧錯雜呢？誰不知道，國

民黨的「一黨專政、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宣傳，在抗戰以後比抗戰以前的規模更大了呢？誰不知道，在對德義宣戰以後，還把希特勒、墨索里尼與羅、邱、斯、蔣尊爲六大領袖的，正是國民黨中央的機關報中央周刊呢？誰不知道，今年三月蔣介石先生自著的「中國之命運」的出版，正是中國法西斯主義比抗戰以前更爲合法化的鐵證呢？究竟甚麼是法西斯主義？按照季米特洛夫的定義，這就是最反動的財政資本家的公開的恐怖的專政。今天的國民黨統治，不是最反動的財政資本家的公開的恐怖的專政又是甚麼呢？你們不承認季米特洛夫的定義，或者，找你們自己的定義看吧：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康澤的別動隊有一位從義大利受訓回來的總隊附，曾大講其法西斯主義：「法西斯蒂……作爲口號的是如下幾個原則：一、我們只有國家，沒有其他。二、我們只有實行，沒有議論。三、我們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四、我們的精神是祖國，本分，紀律。……至於法西斯與主義的內容，分析言之，約有下列幾種特性：（一）極端的國家主義。（二）反對共產主義。（三）對於政治的主張，否定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主張個人對於國家之絕對的從屬，趨向於寡頭專制的政治，不承認自然的權利。（四）對於經濟的主張，否定社會主義，確認私有資本與私營主義。（五）對於文化的主張，偏向於復古的、排外的。（六）對於社會的主張，否認階級鬥爭，承認各階級合作，」這位總隊附確是把握了法西斯主義的要義，可見墨索里尼在中國確是有了他的別動隊。但是試問蔣著「中國之命運」與這裡所舉的法西斯主義的原則特性，又是那一條那一點不相符呢？如果「中國之命運」因爲作者的地位，對於專政獨裁還有些吞吞吐吐、裝腔作勢的話，那麼，中央週刊最近所特別推荐的中央政治學校教授薩孟武的一篇「古今中外立法制度的比

較」，就痛快得多了，這篇文章在詳細介紹義大利、奧地利的法西斯制度，和秦漢的皇帝制度之後，公開提出：（一）趕快加強一黨專政。……現在中國雖已由國民黨專政，但「專」的成分不夠，應該加強它的「專政」力量。（二）絕對的領袖制度。近代政治由法治又趨於大治，實非偶然，事實擺在我們的面前，……必須全國敬奉一個絕對的領袖。（三）一黨專政的學會制度。……又如「民族文化」上的「三民主義政治制度」，其提倡獨裁專政，更是不要臉了，甚至說甚麼「其實『獨裁』並不是法西斯所有物」，「國民黨之不必開放政權，至為明顯」！「開放政權，頗類開門揖盜，自取滅亡」。天哪！這大約不是「反動派」為企圖「毀滅」國家統一大業」而加上的「污辱與侮蔑」了吧？天哪！這一切不是「法西斯所有物」又是甚麼呢？中國的法西斯化正在一步一步深刻，抗戰團結都陷於危機，人民已經喘不過氣來。這一切人證物證俱在的賬，都是說不過的，你們還想企圖抵賴嗎？

你們或者又說，你們只是「參攷」了法西斯主義的「優點」，並沒有喪失你們自己的特殊性，你們還是信仰三民主義的，是的，復興社在「團結的主義，組織與領袖」裡，確是說過：「同樣的法西斯主義，在義表現為民族的法西斯主義，在德表現為種族的法西斯主義，在日本則表現為軍事的法西斯主義」，所以不可因為「採用法西斯主義的觀念」就「忽視中國固有的環境」。有一個法西斯主義的刊物「政治評論」，補足了這一段話：「中國的獨裁政治，並不是義大利式的法西斯主義，也不是德意志式的法西斯主義，乃是根據中國歷史的特性而成立的武力和知識份子相結的法西斯主義。」中國的知識份子，確有在手槍和絞架面前而與法西斯主義「相結合」的，但是中國法西斯主義的「特性」，却不在這裡，而在其「表現

「爲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這與意大利、德國、日本確是不相同的。但是這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又有甚麼相同之點呢？法西斯理論家因此又提出了一個公式：「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三民主義，更不能放棄黨的組織，而是要以更敏捷更有毅力的黨的組織來執行三民主義，今後的中國革命便是要求三民主義加法西斯蒂。」原來如此！誠如蔣介石先生所說：「中國國民黨改組時期，國父的指示雖在研究方法，實踐力行，然而我們要知道：方法是要因時制宜，而不是一成不變的……由此可知：革命的行動要依照革命的方法，革命的行動亦可以改進革命的方法，所以說：三民主義是不變的，而力行主義的方法不是不可變的。」蔣先生把一句話說了三遍，無非是說，三民主義是「以萬變應不變」的，孫中山有孫中山的方法，汪精衛有汪精衛的方法，蔣介石有蔣介石的方法……，「然而我們要知道」，「三民主義是不變的」，那末，我們現在就不談「方法」，只談那個「不變」的主義吧，孫先生在民權主義第一講裡說：「現在世界的潮流到了民權時代，我們應該要趕快去研究，不可因爲前人所發表的民權的言論稍有不合理，像盧梭的民約論一樣，便連民權的好意也要反對。……：就種種方面來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將來無論受怎樣挫折怎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力行革命，便非民權不可，……：如果反抗潮流，……：倒行逆施，無論力量怎麼大，縱然一時僥倖成功，將來一定是要失敗，並且永遠不能再圖恢復，……：惜乎尚有冥頑不化之人，此亦實無可如何。……：我現在講民權主義，便要大家明白民權究竟是甚麼意思，如果不明白這個意思，……：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二來

本國人更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孫先生的極單沈痛的話，今天看來，句句都像是指着蔣先生說的，但是蔣先生怎麼回敬呢？『自不平等條約訂立以後，中國的學術思想失去了自信心，只知道附和盲從外國的學說，於是有一些人士，援引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學說，來破壞我們國民的法治觀念。他們看了盧梭「天賦人權」的言論，便主張中國的革命，和歐洲十八九世紀的革命的一樣，要爭「自由」……：世界上最放縱恣肆的人，要算「吉蒲賽」人了。大家知道「吉蒲賽」人的自由，不過是放蕩，不過是流浪。……：我們怎樣可以自比於「吉蒲賽」人？』爲了便於「參考」，試引墨索里尼的一段標本的「非人的學說」：「如果十九世紀是社會主義、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世紀，則二十世紀是威權的世紀，法西斯主義的世紀。」蔣先生墨先生都一致反對十八九世紀，但是孫中山先生所稱爲有「在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勞」的盧梭，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之所本的提倡「民有民治民享」的林肯，豈不正是十八九世紀民主主義的代表者麼？蔣先生的回話，不是句句背叛和辱罵了盧梭、林肯的擁護者孫中山，句句跟着墨索里尼的屁股跑麼？「然而我們要知道」：自稱孫先生的「唯一繼承者」，「唯一忠實信徒」，既然如此，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者乃至南京的漢奸，都自稱爲「信仰三民主義」，還有什麼奇怪呢？我們所奇怪的，就是蔣先生在一九二六年孫中山逝世一週年，還沒有成爲「唯一繼承者」的時候，寫過一篇反對右派反共反民主份子曲解孫中山主義的文章，說他們「若以此等態度紀念總理，總理地下有知，當作九原十日哭」，說他們「尊總理適以侮總理，則總理之不肯徒也，吾儕當鳴鼓而攻之」。今天的蔣先生，爲什麼不怕「總理地下有知，當作九原十日

哭」呢？

國民黨當局諸君啊！歷史的賬，愈算只有愈令人心痛罷了。我們在「不得不忍痛的一述」之餘，不免又想起中央社的話來，中央社承認墨索里尼是「無法無天」「的盜魁」，他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理論是「非人的學說」，蔣介石先生承認：實行這個學說「便有亡國滅種之憂」。再說一遍，我們對於你們的這個進步，還是很歡迎的，時至今日，你們還忍心使蔣介石先生做一個像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物」麼？你們還忍心使三民主義成爲「非人的學說」的罪名麼？你們還忍心使國民黨負「亡國滅種」的大罪、終於「不能逃避歷史的判斷」麼？義大利的事變還不滿一個月，他的發展還遠沒有完結。無論如何，墨索里尼、希特勒、東條這一羣「盜魁」，遲早是「不能逃避」義大利、德國、日本的愛國人民和全世界法西斯人類的裁判，這是肯定的。中國法西斯主義者，雖然他們的禍國殃民的罪惡也經受到國內外的嚴重不滿，但是他們現在還來得及改絃易轍。他們在國內還有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可以做朋友（要是他們願意的話），在國際還有英美蘇做盟友，雖然他們極端對不起這些盟友，但是只要盟友的關係存在一天，這些盟友就還可以幫助他們改絃易轍。中央社說：「不合理者不存在」，在反法西斯的營壘裏面，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是最不合理的，當然最不應該存在。我們共產黨人的希望，就是國民黨當局能够懍屏義大利的覆車之戒，從此得出教訓，自動解散一切法西斯的組織，解散CC、復興各派反共、反人民、反民族、反革命的法西斯特務機關，解散一切特務訓練班，勞動營和各種公開的祕密的政治監獄，查禁一切崇拜墨索里尼、希特勒，鼓吹法西斯獨裁，反對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反動書報，取締一切

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和所謂「取消邊區」「解散共產黨」的反動宣傳，收回「中國之命運」。恢復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迫切的了；只有這樣，才能夠重新團結全國，準備反攻，迎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除此以外，一切都是幻想，都要幻滅！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

法西斯主義就是

禍國叛國亡國的主義

解放日報社論

法西斯主義之主要的和基本的標誌，就是「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就是反對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就是極少數財政巨頭專政獨裁的特務統治；在世界上第一個實行「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意大利，已于九月八日無條件投降盟國了，距墨索里尼下台爲時僅四十四日，距意國參戰亦僅三年零三個月，軸心三足，已折其一，整個法西斯統治是愈益接近其死期了。

從這件事情，應當得到什麼教訓呢？

法西斯主義者總是裝腔作勢地說他們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並由此藉口來要求人民的一切犧牲，法西斯主義者總是說他們如何能够「硬幹快幹實幹」如何能够「統一」和「復興」他們的國家民族，並由此藉口來要求人民的一切服從。但是歷史的事實，再一粉碎了他們這種無恥的欺騙，事實證明法西斯主義不但不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主義，而且正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主義，他們只知道極少數大資產階級的私利至上淫威至上，因此法西斯主義不但不能「復興」國家民族，而且只能毀滅國家民族，意大利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據。

法西斯黨以血腥的恐怖，統治意國逾二十年，它爲意大利民族帶來了無邊的災難窮困和

死亡，使昔日獨立自主、曾被公認為世界列強之一的意大利，不數年竟變為納粹的附庸走卒，招致了今日無條件投降的結局。意國法西斯黨所叫囂的『恢復古羅馬帝國的光榮』，到那裡去了呢？墨索里尼之無恥的不兌現的諾言，以及一切墨索里尼徒子徒孫們替他吹的一切牛皮，到那裡去了呢？法西斯黨現已不存在，且已變為歷史上遺臭萬年的罪惡淵藪的代名詞，而所謂「雄才大略，不可一世」的法西斯鼻祖墨索里尼，已成爲世人最大的笑柄了。法西斯主義就是禍國、叛國、亡國的主義，已成爲千真萬確的鐵案。但意大利的投降，只是法西斯主義的毀滅而絕非意大利民族與意大利人民的毀滅，反之，它正是意大利新生的開始，正是促使各階層人民與各黨派重建民主政治的契機。法西斯主義實行的結果，除禍國殃民之外，便是加速了法西斯黨自己的死亡。

不但意大利是如此，一切法西斯國家的命運亦無不如此。

在淪亡前的法蘭西，企圖實行專制獨裁的達拉第，電諾政府，縱容敵國第五縱隊份子賴伐爾之流，極力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陣綫，壓迫人民，反對各階層各黨派聯合對德的統一戰線，結果使第一等強國的法蘭西，在戰時如秋風落葉，未及一月即屈辱的接受德國的投降條件，遭到悲慘的亡國的結局。妄圖在德國羽翼下『穩坐小朝廷』實行法西斯獨裁的貝當、賴伐爾輩，已激起法國廣大人民的憤怒，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已決定戰後予以審判，這不正是企圖實行『法國式』的法西斯主義者下場的寫照嗎？反之，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轄地雖小，但由于它堅持抗戰，實行民主，釋放政治犯，鎮壓法西斯的『法國人民黨』，保障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它就不僅博得全體法國人民的擁護，且已得到同盟國家的承認或援助。這不又

是鐵一般的事實嗎？

奧國淪亡于先，波蘭接踵于後，他們的敗亡應當歸咎于誰呢？芬、羅、匈、挪……等國，何以至今仍呻吟在希魔蹂躪之下呢？難道不正是陶爾斐斯，舒斯尼格、畢蘇資基、柏克、曼納林、安多萊斯哥、霍爾梯、青斯林輩企圖實行什麼『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結果嗎？不正是此輩反動大資產階級反對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特務機關的恐怖手段統治全國，壓制人民，誅鋤異己，寧願國家民族成爲法西斯統治和希特勒侵略的犧牲，而不願人民起來求得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結果嗎？此輩反動法西斯匪類那一個不是自稱爲『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但是實際的行動，有那一件不是說明他們的『國家至下民族至下』，說明他們的各式法西斯主義都是禍國叛國亡國的主義嗎？

中國的事實，同樣證明這箇真理，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者對日本帝國主義，一屈服于五三慘案，二屈服于九一八事變，三屈服于一二八事變，四屈服于華北事變，到了七七以後，剛打了年把仗，就重彈起國際解決，攘外安內的老調來了。他們現在專心矢志于反共，至于驅逐日寇，收復失地，他們只在夢想英美的代勞，因此就造成了共產黨在敵後獨力抗戰，國民黨在正面採取『觀望』政策，反而開闢對共的第二條戰線的駭奇現象，但是此輩法西斯主義者居然也厚顏的自稱『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挾國家以禍國家，挾民族以叛民族。這一批中國的墨索里尼，中國的達拉弟、雷諾、貝當、賴伐爾之流，他們的居心，豈不是也想使中國步意大利、法蘭西的後塵，步奧、波、羅、芬、匈、挪的後塵嗎？

但是中國與意大利畢竟是不同的。如果說在人民力量尙未廣泛組織起來。共產黨力量還

不算大的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已被徹底粉碎了，那麼今日的中國，中國共產黨已有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布爾什維克中央的領導，擁有八十萬優秀的黨員、五十萬強大的武裝力量，有廣大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和千百萬人民的擁護，同時全國軍民抗戰已逾六年，積四萬萬五千萬人無量血汗所得之果實，亦絕不容任何人拱手送諸敵寇，或爲某一私人集團所獨佔，新民主主義呢，還是法西斯主義呢？中國的老百姓自己自會採擇，決非少數陰謀家所得而左右，但國民黨當局不此之察，仍繼續其封建買辦的法西斯特務統治，堅持其『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澈頭澈尾的法西斯主張，這樣實施的結果，對於國家、人民來說，自然是禍國殃民，且由於中共與廣大人民力量的日益增高，由於國際條件之日益有利，我們對於整個中國的光明前途，是完全具有信心的。但對於實行法西斯特務統治的國民黨當局來說，則如此下去，必將自取滅亡，墨索里尼的衆叛親離，身敗名裂的下台，即爲當今的股鑒。因此，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決不能決定中國之命運，但中國國民黨的命運，中國國民黨當局諸公之命運，吉凶禍福却將由國民黨政策是否有認真的轉變來決定。

隨着意大利的投降，法西斯德日的死期已更逼近，眼看希特拉與東條不久就要一命嗚呼了。中國和全世界人士，都不容在世界民主的大海中，獨在中國建立起一座法西斯的孤島。我們希望國民黨當局，權衡國內外局勢，爲了國家民族，同時也爲着自己的存亡問題，能即日取消法西斯特務機關——國民黨中央及軍委會的調統局，及各種別動隊，特訓班、勞動營、集中營，取消反共的行動，收回『中國之命運』，取消一黨專政，還政於民，既免禍國，兼免亡黨，作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叛徒呢？作中華民族千秋萬世的罪人呢，還是功臣呢？時不

我待，欲擇從速！

國民黨真願爲秦檜耶？

解放日報社論

蔣介石所著「中國之命運」一書，把武漢失守以來數年之中國國民黨反動派倒行逆施的本質，赤裸露於全世界和全中國人民之前，大家也才恍然大悟，這幾年來的倒行逆施、誤國政策，其罪魁禍首是誰，其發蹟指使者是誰，最主要的責任應該由誰來擔負！許許多多的謎樣的問題，例如盟國幫助的金錢和武器用到那裡去了？爲什麼國民黨大兵三百萬應付區區日寇十五個師團，不但不能反攻，而且還抵擋不住？爲什麼漢奸在大後方可以橫行無忌？爲什麼大後方民生如此凋敝？爲什麼叛將如毛，降官如潮？爲什麼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內戰危險總是懸在人民的頭上？這一切疑問，看看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就一切皆可豁然開朗，疑團盡釋，拍案驚奇，原來如此！

自從該書出版以後，國民黨反動派的誤國政策，從前還是遮遮掩掩，在各種隱蔽之下進行的，現在則公然明目張胆，厚顏無恥的進行了，那怕中國人民大聲疾呼，盟國紛紛責難，他却是依然故我，我行我素。五十八個叛將決不討伐，吳逆開先決不公審，邊區周圍大軍決不移去抗日，反共反人民的特務決不懲辦，總而言之，一切好事決不做，一切壞事決不改。對於誤國政策，其「至誠」如此，其「堅貞不移」如此！

雖然這樣，我們老百姓對國民黨反動派還存着一點點希望，希望他抗戰下去，不要真的去做劉豫或秦檜。

我們大家讀過宋史，知道宋朝有個劉豫，又有個秦檜，劉豫公開當了漢奸，投了金人，秦檜却是宋朝宰相，掌握國家大權，用國家的權力，做內奸的勾當。秦檜當時就執行誤國政策，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削弱抗金的力量，最後就完成了他的內奸任務，宋朝終於被金人滅亡。當時，宋朝的忠臣義士，對於公開的漢奸劉豫，人人知道反對，但對於掌握國家大權，執行誤國政策的暗藏的漢奸秦檜，却就不知道反對，岳飛反而尊重秦檜反民族反人民的「軍令軍紀」，結果死在風波亭上，於是秦檜就能倒行逆施，致宋朝於滅亡。很顯然的，如果當時金人僅藉劉豫這樣公開的漢奸，則無法滅亡宋朝，要藉着像秦檜這樣的當權的內奸，才能滅亡宋朝。秦檜式的漢奸，比起劉豫式的漢奸於國家，其危害不知要大得多少倍，要可怕得不知多少倍。僅有劉豫而無秦檜，還不足以亡國，有了秦檜而不知反對，讓他大權在握執行誤國政策，國家就難免於滅亡！

我們中國，現在已經有了今之劉豫，這就是汪逆精衛，王逆克敏，偽「滿洲國皇帝」溥儀，這些民族叛徒，我們大家是清清楚楚的。光有這些公開的叛逆，我們絲毫也不怕。但是，可怕的事情已經來了，讀了，「中國之命運」，我們恍然大悟，中國有秦檜在！這些秦檜，自從武漢失守時算起，算到現在，其掌握大權而又執行誤國政策，已經四年有餘了。「中國之命運」發表以後，他們的誤國政策已經表面化，已經公開抬將出來了！

幾年以來，奇怪的事情多得很，但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今年八月以來，敵寇軍部發言人頻頻誘降，國民黨方面居然無一字的駁斥！說國民黨很忙麼，那麼現在大後方正在大事尊孔，幾乎一切要人都動員了，爲甚麼他們有那麼多空閒時間去尊孔呢？說他們很客氣，從不

「疾言厲色」麼，爲什麼對於盟邦人士的善意批評却臉紅耳赤立即駁斥呢？說他們專吃閒飯不肯做事麼，爲什麼反共就反得起勁，把青年特務化的夏令營什麼營就辦得起勁，惟獨對於這件事毫不起勁呢？想來想去，益發令人莫明其妙。老實說，我們看起來很懷疑，懷疑國民黨反動派是否真正要當秦檜，所以對日寇的公開誘降不敢駁斥而默認下去哩！

由於國民黨對於日寇兩次公開誘降毫無駁斥，現在日寇來了第三次公開誘降，要國民黨「勇敢的下決斷」，「自動取消其存在」了，並且要把國民黨「作爲內政問題」，「於談笑中解決之」了。國民黨當局先生們，你們對於這種狂妄已極的污蔑，駁斥不駁斥呢？還是依然默認下去呢？

當你們喉使特務，到處叫囂「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整頓軍令軍紀」，「交出軍權政權」的時候，我們八十萬共產黨員，全邊區二百萬民衆，各抗日根據地數千萬人民，無論男女老幼，一齊起來拒絕你們的這種無恥的叫囂。爲甚麼？因爲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還有點骨氣，決不能讓你們污辱！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對於日寇誘降陰謀更加一致駁斥，對於中國投降派則一致咒罵，決不讓日寇陰謀得逞。國民黨先生們，你們不是中國人麼？你們對於日寇這樣的污辱，究竟還有些微氣節沒有呢？如果你們連這點最低限度的氣節都還成問題，那末全國同胞是不能容許你們這樣胡鬧下去的，全國同胞會清算秦檜們的誤國政策的。

解放日報社論：

國民黨與民族主義

——爲紀念「九一八」十二週年而作——

民國十三年，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發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重新解釋民族主義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又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其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吾人欲證實民族主義實爲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努力於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揮國民之能力。蓋惟國民黨與民衆深切結合之後，中國民族之真正的自由與獨立，始有可望也。」這是國民黨對民族主義最正確的一次解釋。我們試取這一尺度考量國民黨的民族主義。

一八九四年，孫中山先生創立興中會，上書李鴻章及北京總理衙門，要求清廷改良政治開發實業，尙無所謂革命主義。十二月，在香港與排滿團體輔仁學社合併，正式成立興中會，開始標明「驅除韃虜，創立合衆國政府」二大宗旨，民族民權主義從此萌芽，中山先生也從此成爲中國革命的領袖。一九〇五年，興中會聯合華興會光復會兩團體，組成同盟會，革命勢力擴大，終能成就辛亥革命的大功，可是由於中山先生當時的民族主義，內容止限於排滿，因而認爲「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惟有民生主義尙

未着手」。對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新的強大的民族敵人帝國主義，主觀上不僅未曾意識到，而且引以為為可信賴的好友，政治上經濟上寄以高度的希望。一九〇〇年中山先生致香港總督書，列舉「平治章程」六則，其中有請各國公使當中央政府顧問，各國總領事當各省自治政府顧問及「公權利於天下」等條文。民國元年，中山先生以臨時大總統名義發表「佈告各友邦書」，承認滿清政府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所借的外債、和各國國家或各國個人的「種種之權利」。民國三年，致大隈重信書，求助倒袁，所列交換條件，比之二十一條，幾乎有過之而無不及。民國八年，發表「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歡迎外國廣泛投資，實現「門戶開放，利益均霑」的原則。凡此都說明中山先生在與共產主義者合作以前，對帝國主義的認識，並不合於中國民族革命的實際要求。

正因爲如此，所以民國元二年，三民主義止存一個民生主義的名目，民三成立中華革命黨，只又添上一個民權主義的名目。但由於民國十年，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中國革命走上完全新的階段，在中共及蘇聯共產黨的援助之下，中山先生欣然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最先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兩大革命任務，三民主義就此變成基本上適合於中國國情的新三民主義，十二年一月一日的中國國民黨宣言，表示對新的初步認識，十三年一月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才明白規定民族主義的內容，並提出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口號。由於國共兩黨在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走狗軍閥統治等口號上的合作，第一次大革命運動在全中國蓬勃的發展了起來，國民黨因而獲得空前的果實。由此可知，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能有國民黨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也就是說，不可能有革命的民族立場。

國民黨反動派利用大革命的力量，一到南京，立即投降帝國主義，瘋狂地實行清黨大屠殺，他們一面投靠帝國主義，一面保存民族的空口號，新三民主義爲之掃地無遺，他們所謂「民族主義」，別有謬解。二十三年國民黨第四屆中委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宣言裡，曾說「最近以全體剿共將士之忠勇奮發，爲國忘身，遂使積年淪匪之地方次第收復，號稱天險之匪巢，根本摧毀，綜覽一年以來之經過，益使吾人深信民族意識之發揚，足以戰勝任何艱難之環境也。」以反共反人民爲「發揚民族意識」，確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極端狹隘的偏見。他們以自己的利益代替國家民族的利益。所謂「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實際就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至上，國民黨反動派至上，真正的民族利益自然被看作至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爲了自己的狹隘的階級利益，必須犧牲整個民族的利益，國民黨反動派專政以來，一連串禍國殃民的罪行，其總根源就在於此。民族危機愈益加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自私自利的表現也愈日明顯。

國民黨反動派奠都南京，首先解決南京慘案，道款賠償，表示對帝國主義甘心屈服。十七年蔣介石由南京率軍北伐，攻克濟南，日寇故意啓釁，中國軍隊立即奉命撤退，忍受極大的侮辱與屠殺，造成「五三」慘案，慘案之血未乾，蔣介石轉身即進行內戰，爲了牽制馮玉祥軍東出隴海路，反而自動要求日軍暫緩撤兵。不久，又秘密承認西原借款，取得餘額作內戰經費，歐戰中，日本奪取青島，發現袁世凱帝制陰謀，因而敢於提出二十一條，此次日寇既知蔣介石勇於內戰，毫無民族道德，所以，敢於暴動「九一八」事變，也並不是偶然的。

「九一八」以前，日寇製造萬寶山慘案，中村失蹤事件，一步緊一步的試探南京政府的態度。當時以蔣汪爲首的南京政府，正在醉心「剿共」，通令東北防軍「避免衝突」這使日寇更無所畏懼了。「九一八」事變發生，蔣介石指示張學良絕對抱不抵抗主義，一面電請國聯解決東北事件，中國失地，自己不但不收復，而且下令擴大製造，製造了又指望國聯「公理之解決」，豈非怪事！二十二年，蔣介石在撫州對中路軍訓話，最能够代表當時國民黨當局對東北失守的態度：「我們革命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這回日本佔領東三省熱河，革命黨是不能負責的，失掉了是於革命無所損失的。」試問這一切的瘋狂的措施和荒謬的言論，是不是還有些許民族主義的氣味呢？

國民黨反動派對日寇的侵略，極盡「逆來順受」之能事。而對中國人民的愛國運動，却又極盡其慘殺壓迫之能事。所謂「攘外必先安內」，所謂「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實際上，抵抗的對象是人民，安內的對象是抗日先鋒中國共產黨，爲了抵抗人民，不惜勾結日寇，竭力破壞十九路軍、東北義勇軍、抗日同盟軍、福建人民政府的英勇抗戰，爲了抵抗人民，頒佈所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施行辦法」，「維持治安緊急辦法」，「敦睦邦交令」等等，其宗旨不外是：凡宣傳抗日者，均爲「危害中華民國」，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全國革命志士，熱血青年，犯救國罪被殺被禁囚，何止數十百萬。爲了安內，蔣介石曾以死自誓，不剿滅共產黨不止，下令剿共部隊：「一、匪區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房屋，一律燒燬；三、匪區糧食……搬運出匪區之外，難運者，一律燒燬」，「赤地千里」的慘痛，鐵石人也要下一滴酸淚，國民黨反動派却是毫不動心的。爲了安

內，設立廬山軍官訓練團，聘請以賽克特爲首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及不少軍事教官專門講授「剿共」辦法，灌輸法西斯主義，使大批國民黨員放棄了孫中山的革命主義而去盲從最反動的法西斯欺騙；民族思想之斲傷，莫此爲甚。國民黨當局摧殘民族有生力量惟恐不盡，亡共亡人民的心理，發展到不可想像的程度，這是不是還有些許民族主義的氣味呢？

再看他們所說的「攘外」，蔣介石在「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的講演中，公然認爲「中國是世界各國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日本現在要將中國來做他一個國家所獨有的殖民地，就先要同世界各國來決戰，如果日本不能和世界各國來決戰，他就掌握不了東亞霸權，也就解決不了太平洋的問題，這樣，他不能在東亞當盟主，也就不能併吞我們中國。」這是何等露骨何等無恥的殖民地奴隸思想！中國被日本佔去不要緊，世界各國會來替中國「攻」日本的。在世界各國沒有出來打日本以前，「我們現在真是沒有立國的資格，不配稱爲現代國家！當然抵抗不了日本，當然要給敵人來壓迫，欺侮！」「如果不待時而動，冒然作戰，那只有敗亡而已。」「我們抵抗敵人的條件，一點也沒有！」「三天之內，他們可以把我們中國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佔領起來，不僅是沿江沿海的地方他隨時可以佔領，無論那一個地方都可佔領。」把日本描寫到如此可怕的程度，自然不必談抗戰，自然只好讓日本奪去東三省熱河，自然只好日本要甚麼給甚麼，自然只好簽訂「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及其他出賣祖國的祕密條約，毫不吝惜。反正世界各國會替中國打日本，「我們會有好的機會可以復興民族」的，把自己的國家認爲「公共殖民地」；墮落卑鄙至於此極，這是不是還有些許民族「主義的氣味呢？

「九一八」以後，中國就在這樣黑暗混亂的狀態中渡過了六年，國民黨反動派的政策，助長了日寇更大的侵略野心，終於爆發「七七」蘆溝橋事變。

中國廣大人民抗日的怒潮，愈壓便愈趨於高漲，連國民黨軍隊也捲進去了；雙十二事變，證明蔣介石堅決不抵抗，全力剿共的主張再也不能維持下去了。中國共產黨本其團結抗日一貫的宗旨，排難解紛，諄諄勸告，西安事件得到和平解決，鋪平了抗戰的道路。然而國民黨反動派還不是真心悔過的，內戰的暗影仍然未去。由於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正確；中國人民對蔣施以壓力，「七、七」事變發生，國民黨當局被迫走上了抗戰的道路。

武漢失守以前，國民黨不少軍隊在南北各戰場上確是表現了可敬的民族精神，殉國將官不乏其人，士兵捨身奮戰，前仆後繼，可歌可泣。可惜國民黨當局不能採納共產黨的建議，墨守舊法，專作陣地戰，反對游擊戰術，又不願了解中日戰爭的持久性，企圖結集兵力，拚命一戰，速戰速決。這種戰略指導上的失算，增加不少可能避免的犧牲，尤其是不肯發動民衆，惟恐人民自動起來參加抗戰，一些民衆團體，不是包辦，就是暗派特務進行破壞。壓抑人民抗日積極性，攢之於抗戰事業之外，軍隊不但孤立無助，士氣也自然隨而低落。國民黨反動派對共產黨更是包藏禍心，口頭講「精誠團結」，實際却暗派大批內奸，企圖瓦解共產黨及其軍隊，以逞其借抗戰消滅共產黨的陰謀。對非嫡系軍隊，經常佈置在前綫，不給必要的補給，迫其逐漸衰耗潰敗，最後竟至取消番號；對嫡系軍隊，待遇却完全相反，裝備給養，兵員補充，無不特別從優，但是不以抗敵，而以抗共抗民抗異己者。這種私心用事的辦法，只是削弱抗戰的力量、削弱抵抗，也就助長「交涉」的抬頭，所以「七七」以來，所謂

「和平」之門從不關閉，戰事剛開始，汪精衛再度發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濫調，蔣介石還希望爭取「和平根本絕望前一秒鐘」的和平。開戰不久，就接受德大使陶德曼的議和條件，繼又贊同借用外力制止中日戰爭，幻想重演「三國還遼」的故事，這都說明國民黨當局被迫抗戰，內心主和，如果獲得「光榮和平的條件」，國民黨反動派放棄抗戰，出賣民族，早就成爲事實了。

武漢陷落，國府遷都重慶「和平」聲浪，愈益囂張，且不因汪逆出走，稍減聲色，而且因汪逆幫同勸降，更形熱鬧。「遠東慕尼黑」的不斷策動、「議和」、「誘降」、「直接談判」、「間接建議」、「秘密接洽」、「公開調停」等等不祥名詞與事實的繼續出現，國民黨當局動搖恐慌，不可終日的窘相，顯然可見。「和」已成爲重慶政治生活的中心，問題只在於如何「和」，二十八年二月，路透社發表一個中國官員的談話：「討共問題，將成爲一爭點，此一錯綜事件，至今未獲妥善之解決方法。」這句話的實際就是說，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中日和議早可以成功。正因國民黨反動派急於議「和」，必然着重反共。於是有一套又一套的「溶共」、「防共」、「限共」、「滅共」等陰謀，有槍殺、暗害、活埋、囚禁、迫令自首變節等暴行，有軍事攻襲，特務破壞等毒計，每一次的反共高潮，反共與投降，成爲一件事的兩方面，由於反共的失敗，更進一步的勾結敵僞，協力動作，例如擁兵三百萬，主力用在對內，戰場上僅僅面對着日寇二十餘萬人，實行「觀戰」。投敵將領多至六十人。一般都是「曲線救國論」的信徒，却被國民黨當局稱爲「忠貞不移」，「繼續奮鬥」。僞政府漢奸頭子，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多至二十人，其他黨政要人又有二

十四人，汪逆偽政權的特務組織，由國民黨反動派幫助組成，締結「反共同盟」，吳開先及各色「勸降大使」，尤其是最近敵寇四次誘降以來，紛紛「脫險」回返重慶，國民黨報紙一律予以贊揚歡迎。這些事實，不能不令人懷疑重慶與南京，究有多少區別？來來往往，進進出出，如此方便而又頻繁，究竟中間還有多少界限？是否先反共後投降或先投降再反共的「爭點」尚待商決？是否今日重慶的問題只在何時全面的公開的正式的投降？如果是這樣，我們實在不忍想像，但是真象事實如此，我們還有甚麼可說？

尤有進者，以中國抗戰最高統帥、民主同盟國四大領袖之一的名義為號召的蔣介石，於抗戰形勢如此危急的今年，發表一本「中國之命運」的著作，其中論點竟儼然與日寇如出一轍。例如日寇要中國停止抗戰，「中國之命運」關於抗戰與反攻的具體辦法就絕對不提一字；日寇反對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中國之命運」也反對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日寇反共，「中國之命運也鄭重的聲明二年之中解決內政問題即中共問題；日寇宣稱「廢除治外法權」及「交還租界」，中國已得獨立自由，「中國之命運」也說不平等條約已經取消，對外奮鬥之民族主義已成過去。這本書被全中國人民全世界正義人士所反對，只有日寇贊為「方向沒有錯誤」的「名著」，抵抗者在思想上已經與侵略者合流融化，是不是還能有抵抗的行動呢？中國是否還算一個反法西斯侵略者的國家？民族主義是否還應該存在並發揚？對這些萬分嚴重的問題，「中國之命運」的答案是與中國人民的答案完全相反的。這本書自己宣告國民黨民族主義的死刑，而民權民生二主義則早已死亡，早已被宣佈為不需要或過時，那麼國民黨到底還有些甚麼「主義」呢？這不是國民黨有史以來的大危機麼？

由以上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歷史本來很短，只在改組以後到北伐時期發展過，抗戰時期本來應該恢復了，不幸恢復的很少，破壞的更多得多，正因為在抗戰時期，故其所造成的罪惡，也比過去時期更不可饒恕。但是國民黨當局至今却仍然毫不覺悟，直到這次十一中全會，還在進行着所謂「民族危機確已渡過」的欺騙宣傳。國民黨反動派用民族主義的幌子欺騙中國人民到了這一步田地，難道今天還不應該加以揭露麼？

中國之所以能發動抗日大戰，而且堅持到今天，將來還要堅持下去直到取得最後勝利，是因爲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擔當起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就有反帝反封建的政綱，由於有了中國共產黨，才有國民黨的反帝的民族主義。正當「九一八」事變開始，中共中央就提出抗戰的意見，以後繼續爲民族生命痛切呼籲，要求在停止內戰、開放民主、武裝民衆三個條件下團結抗日，國民黨反動派始終無動於中，進攻更急，二十三年，中共中央領導紅軍主力經二萬五千里艱苦長征，以求迂迴曲折地達到抗日前線。但是國民黨軍隊追縱襲擊，堵塞抗日道路於前，拒絕中共中央與紅軍將領停戰調和一致抗日的再三再四呼籲於後，直到雙十二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更表示了偉大英明的政治遠見，莫與倫比的民族忠誠，才使一場大風暴得以平安渡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成功，民族的危機得以挽救，而抗戰才亦得以實現。

「七七」事變後，軍事上政治上中共堅持正確的抗戰團結進步的主張，在全國各地，奮鬥不懈。七年來的事實，已經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合於民族利益與抗戰要求的，因此得到了偉大的成功與廣大的擁護，而與此相反的主張，得到的則是慘痛的失敗與無情的

睡棄，中共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收復廣大失地，建設抗日民主根據地，牽制了大量敵軍，掩護了正面戰場，也掩護了大後方。六年來全軍戰鬥六萬三千次，第六週年平均每天作戰七十六次，殺傷敵僞軍六十三萬人，抗擊敵軍三十五萬人，佔全部侵華敵軍總數百分之五十八，抗擊僞軍五十六萬人，佔全部僞軍百分之九十。國民黨當局不發一槍一彈，反誣爲「奸軍」「叛軍」，而加以襲擊、圍剿、暗害、甚至不惜與敵僞夾攻。試問國民黨三百萬大軍能不能提出戰鬥的真實數與八路軍新四軍作一比較呢？國民黨軍隊在敵後的，絕大部份變了僞軍，其在正面的，三年以來據統計只應了九次戰，平均五點六個人才能打敵人一個人，而且還不能止敵人的前進，這是什麼緣故呢？

共產黨只有戰死的烈士，沒有投降的將軍或中央委員，而國民黨今日的叛將如毛，降官如潮，又是甚麼緣故呢？敵人稱「共產軍爲皇軍之大敵」，要進行「百年聖戰」他敢不敢向共產黨說一聲「和平」？而相反爲什麼他們就毫不疲倦的專對着國民黨公開誘降呢？

誰是中華民族忠實的衛士？誰是中國人民光明的星？誰是「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真正實行者，事實是最公正的裁判人，在這裡需要有虛心的客觀的態度，單靠造謠言吹牛、招搖撞騙，是無濟於事的。

中國共產黨光明磊落，墜決站在民族立場上，願與任何中國人攜手，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早已結成血肉相聯的關係，有共產黨在，中華民族就可以保證不至於滅亡。反共反人民反民族只是一件事，誰反共誰要被人民驅逐，走上死路。我們請國民黨當局回想一下，改組前的國民黨是甚麼樣子？獲得中國共產黨的援助以後，又是甚

麼樣子？你們在抗戰以前，對於日寇，不是害怕到以為三天就會亡國麼？國民黨獲得共產黨的合作以後，不是反而抗戰已經七年，勝利在望了麼？共產黨的勸告是應該接受的，共產黨的幫助，對國民黨是有大利的，兩次合作的經驗，足夠證明這一真理。因此我們對國民黨當局唯一的希望，就是必須恢復從改組到大革命時代國民黨曾接受過的共產黨所提出的那個民族主義，依靠民族自身的力量，為民族的獨立自主而奮鬥。必須放棄以「公共殖民地」自居的卑劣觀念。「以蘇聯的陸軍打日本的陸軍，以英美的海軍打日本的海軍，以蘇英美的空軍打日本空軍，中國則保存實力，坐收成果，只待日蘇戰爭爆發，他們的手就可以空閒起來，可以放手大打共產黨」那種妄想如果不放棄，結果只會是悲觀失望，結果只會走上叛國投降的死路。

由於國民黨反動派背叛民族主義而造成的「九一八」事變，到今天已經十二週年了！十二年來，國民黨反動派不但沒有悔禍改過，反而一聯串演着誤國禍國的罪行，甚至有發展到叛國的徵兆了！空前的民族危機，擺在我們的眼前，全國人民趕快起來加以制止呵！我們在此還要寄語國民黨內真正的中山信徒，真正的民族主義者，眼看中山手創的國民黨要被反動派斷送了，還可以隱忍不挽救麼？為要證明你們的民族立場，就請你們和人民站到一起來共同為民族效力，只有這樣，國民黨才能保存他的民族主義的一線生機，也才能保存他自己的一線生機！

（完）

根絕國內的法西斯宣言

解放日報社論

值此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勝利之際，在我抗戰的營壘內部，却發生了極端倒行逆施，令人不勝駭異和悲痛的現象；大後方許多官辦的刊物報紙，對於如何加強國內的團結以爭取抗戰勝利的問題，鮮有論列，對於日寇漢奸，未見其有何誅討之辭；反之，却充斥了宣傳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和肆意反共的謬論。少數中華民族的敗類和法西斯第五縱隊，不僅偷運法西斯的私貨，且竟明目張胆地公開宣傳和販賣德意法西斯主義的理論，「以資中國之借鏡！」際茲中國已進入第七年度抗戰之時，我們瞻望世界潮流之所趨，目睹此種自毀長城為敵張目的謬論充斥於大後方，不禁為中國前途憂！

這些敗類和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樣，公開反對民主政治，說「老百姓的民主自由太多了，中國所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法治」，說「無論戰時或戰後，個人自由皆不能存在」，說要實行甚麼法西斯主義的「全民政治」。他們為了說明中國應行一黨專政，甚至恬不知恥地胡說「英美在戰後亦將行獨裁」作為其謬論的「陪襯」。（中央週刊四卷四期）他們說「判斷政府好壞標準，非做惡與否，而是其能力與工作效率如何……，與其有一個無用的政府，毋寧有一個專制的政府。」（三民主義半月刊四三年五月一日）實際上，他們所鼓吹的所謂「萬能政府」，正是不折不扣的少數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底法西斯專政。有些說客稱：「訓政時期應有之長短，則……十年之期不為長，五十年之期不為短。」（同上）他們甚至

向抗日的中國人民威脅說：「軍政時期不能終結，憲政亦無法開始。」究其實，他們的所謂「訓政」，正是師希墨故技，妄圖把中國老百姓法西斯化，正是繼承了中國封建帝王愚民政策的反革命傳統。

他們公然反對思想自由！（三民主義半月刊四三年四月一日）「反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並擬議「強迫實施三民主義誦讀運動」，其根據是「康熙時滿清政府曾頒佈了一種理論廣訓，作為全國國民家喻戶曉的做人的準則……希特勒強迫德國人民人人要讀『我的奮鬥』，接受他的觀念，所以納粹才有這樣大的號召力。」（同上二卷五期）他們做效納粹主義，提倡什麼「固有文化」、「中國文化至上」、「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如新認識六卷二期），排斥一切外來思想，「以中國文化融化外族」等等法西斯主義、沙文主義的胡說，甚至直接把「亞利安種族的優越論」介紹於國人！（如三民主義半月刊、中國青年等等）。

他們公然把希墨訓練青年的方法運到中國來，「以資借鏡」，「新認識」六卷一期：「德國如何訓練他的青年」一文，劈首在引蔣介石先生語後，就引希特勒所說：「青年是建立第三帝國的推動者」，和墨索里尼的話。該文關於介紹青年訓練目標有云：「使全國青年都作國社黨黨員應作的事。換言之，也就是希望全國青年都變成國社黨的黨員。」關於希特勒青年團謂：「國社黨執政後，即行吸收和合併其它青年組織的工作，規定全國青年均須加入他們的青年團。」關於青年訓練與學校教育稱：「國社黨訓練青年的目標既然是要使德國國民都作國社黨黨員所應作的事，因此所謂德國的最高學府，現在都變成了國社黨活動的大本

營，對於教者與學者的思想，他們是絕對的統制，過去教育界中曾有不少信仰共和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平主義、共產主義，以及毫無所謂的猶太人充任教職，現在都被一掃而空。」，「學校教育最重要的工作，為努力協助國社黨加強其政治教育。」這同時不也是為國內一部份人力圖做效希特勒所行的「全國皆黨」，黨化教育、特務教育等等寫照嗎？！

他們公然提倡法西斯的宣傳方法，「三民主義半月刊」二卷五期並引証希特勒「我的奮鬥」中的話說：「群眾的理解力甚低，而最健全最有效的宣傳，必須集中於幾個簡單而又容易感化的問題。」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的宣傳方法，在事實上其無恥至少也不亞於戈培爾，他們捏造事實，歪曲中華民族的歷史，籠絡和欺騙人民的事實，靠着「國家民族至上」的招牌，而進行其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活動，抗戰以來，實罄筆難書！他們假「統一」之名，行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之實。自己放任漢奸橫行，為叛國投敵之將領作辯護，反誣讒共產黨、八路军、新四軍為「奸黨」、為「叛軍」、為「封建割據」，進而企圖進攻邊區。試問這較之以「反共第一」為旗幟的德國國社黨的國會縱燒案又無恥到何種程度！

國民黨機關刊物「中央週刊」，竟將希特勒與墨索里尼這兩個吃人的惡獸、全世界人民的公敵與羅、邱、斯、蔣並列為「世界六大領袖」，甚至特別稱譽希特勒，謂六人中僅有希氏才可以被認為是「造成時勢的當世英雄」。（見該刊四卷二十六期陳西滯的文章）在反法西斯同盟國中列為四強之一的中國，在當權的國民黨的刊物中竟出現此種不分敵友、駭人聽聞的謬論！這不是咄咄，倒要問問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和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週刊」的主筆先生，我們中國到底是反法西斯同盟國的一員不是？為甚麼這類公開讚揚希特勒、墨索

里尼匪徒的反動宣傳，在大後方那樣猖獗，而中共七七宣言反而登不出來？

以上所述僅爲順手拈來之一、二實例，似此類含有法西斯毒素的宣傳在大後方刊物中可以說是「連篇累牘，比比皆是」。邵力子先生曾致函「三民主義半月刊」有云：「我國既對納粹宣戰，則對於一切納粹的宣傳，無論是理論是消息，各刊物皆應摒棄不載。反之，我們應不斷的予以駁斥糾正，特別是本黨（指國民黨——編者註）的刊物、三民主義的刊物，更不應稍有代納粹宣傳，或對納粹讚揚之處。同盟國家正有懷疑我國戰勝以後，或將納粹化者，我自應特別鄭重，既以避嫌，亦以杜漸，」對於邵先生的話，我們實在是完全同感和萬分同情的！

當此法西斯主義日暮途窮，全世界人民向着民主自由的新世界邁進時，我們要求國民政府明令根絕此種法西斯第五縱隊的宣傳，加強反對法西斯的教育，以正國人視聽，而免盟國人士的憂疑。

袁世凱再版

范文瀾

所謂中國「固有文化」的嫡系繼承者國民黨反動派，從固有文化的黑暗方面看來，確是集大成的至聖。這位至聖及其復聖、亞聖等等徒兒們，於古代大捧其專制魔王秦始皇帝，於近代大捧其超等漢奸曾「文正公」，試詳譜其聖系：始祖姓諱啟，號始皇帝，一說，姓武諱豈的那位則天皇帝，姓魏諱忠賢的那位司禮監秉筆太監，姓秦諱檜，字會之，諡忠獻，改諡繆醒的那位太昆公，都有些血統關係；高祖姓曾諱國藩？號滌生，賜諡文正，曾祖姓李諱鴻章字少荃，賜諡文忠，顯祖姓袁諱世凱，字慰亭，號洪憲皇帝，顯考姓段諱祺瑞，字芝泉，號中華民國執事，叔伯輩有姓吳諱佩宇的，字子玉，號孚威上將軍，這些公聖們有三種共同的聖德：第一，澈底剷除異己的學術思想；第二，對內兇比虎狼；第三，對外柔和羔羊（始祖禪政還沒有這一德）。所有上述聖德，都被這位當今至聖繼承並發揚了，他還認了兩位外國聖親，一位姓墨索里尼諱貝尼多，一位姓希特勒巴托夫，二位各有佛法傳授，獲益甚大，真是學貫古今，術通中外，嗚呼聖哉！自有民以來，未有如國民黨者也。

我們的這位至聖學習孔子的「述而不作」、「聖之時」，大有心得，隨時勢之需要，翻印先聖們的傑作，無不適合時宜，若夫中西合璧的特務政治，固已腥聞於九天，人間歎觀止，集古今中外六成之傑作也，予孩子何敢再讚一辭。至於一九二七年之背信棄義屠殺共產黨，則翻印民二袁世凱通緝孫中山、解散國民黨之傑作也；十年內戰，赤地千里，殺人如麻

，則翻印曾國藩剿滅太平天國之傑作也；對日寇拱讓東北四省，簽訂淞滬協定、何梅協定、塘沽協定，則翻印李鴻章馬關條件割棄台灣遼東半島之傑作也；糾合一羣匪徒，仇視進步人民和地區，高呼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主義，天天剿共、滅共、限共、溶共、則翻印袁、段、吳討伐孫中山革命勢力之傑作也。其他翻印本亦均是滿目琳琅，美不勝收，這裡恕不一羅列。

近來又翻印一本「民四袁世凱」，因是最新出版的天傑作，不可不加以比較，介紹於讀者。

原本：袁世凱想做皇帝，決心消滅以孫中山爲首的進步黨派和人士。

翻印本：蔣介石想做買辦封建的法西斯主義的獨裁者，決心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他贊成民主的黨派和人士。

原本：袁世凱改造臨時約法，準備做皇帝。

翻印本：蔣介石準備御用國民大會，偽造憲法，準備做希特勒式、袁世凱式的大總統。

原本：袁世凱說「共和不適於國情」。

翻印本：蔣介石論「馬列主義不適於國情」。徒兒們說「馬列主義已經破產」。

原本：袁世凱太權在握，滿清遺老宋育仁看得眼紅，要求宣統復辟、袁下令驅逐，但自己却與清室保持親善關係。

翻印本：蔣介石大權在握，副總裁汪精衛看得眼紅，投奔日寇，組織南京偽政府，蔣表示咎責，但自己却並不打斷而且暗中歡迎日寇屢次伸來的和平「誘降」觸角。

原本：袁世凱請美國人發表一篇「共和與君主」的論文。

翻印本：蔣介石請日本奴才陶希聖校閱「中國之命運」。

原本：袁世凱派賣國特使周自齊坐輪船往日本，被日本擋駕。

翻印本：日特派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吳開先坐飛機來重慶，受要人們歡迎（這是青出於藍的）。

原本：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

翻印本：蔣介石部下抗日軍有五十八個將領投敵，另有幾個軍竟奉命與日敵訂立共同反共協定（這又是跨灶之英物）。

原本：楊度等六君子組織「帝安會」，梁士詒組織「請願聯合會」，僞合民意，一致主張君主立憲。

翻印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嗾使所謂全國各文化團體，僞造民意，一致狂吠「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另息：林森已死，蔣介石想做大總統，準備於不久召開的國民黨十一中全會或國民參政會上提議召開所謂「國民大會」，以便頒佈所謂「憲法」，實行進一步的強奸民意，唯我獨尊，剿滅異己，稱王稱霸。

原本：農制巨妖朱啓鈴密電各省文武長官：「可用國民代表名義，委託代行立法院為總代表，恭呈國民推戴書。推戴書內必需叙入：『今日謹以國民公意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並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於皇帝，承大建極，為之萬世。』」此四十五字，

萬勿更改」。惜之，推戴書千篇一律，笑掉人們的牙齒。

翻印本：國民黨反動派奉旨共吠「第三國際適應世界潮流，自動宣佈解散，中共亦應外審時勢，內察國情，即日解散組織，交出軍權政權」，百口同聲，可醜已極，如果所謂憲法與大總統問題一來，那末朱啓鈴的妙文，可以完全用得着了（大概會稍改幾個字）。

原本：袁世凱善於用兩面手段，一面積極進行帝制，一面怕外國人喧傳祕密，宣稱「余若爲皇帝，是自禍其子孫，而無益於國家，人雖至愚，亦不至此」。

翻印本：蔣介石善於用兩面手段，一面派大兵包圍邊區，企圖閃擊，一面怕同盟國指摘內戰錯誤，來一套「重慶權威方面聲明稱」，「中國政府確實並無強迫解散共產黨之意。」（路透社倫敦八月十二日電）再過幾個月後，又可能看見這樣的兩面手法，一面強奸民意，製造出完全反共反人民的所謂憲法大總統，一面又怕外國人罵中國封建與獨裁，來一套「重慶權威方面聲稱：「中國之憲法與大總統確實有很多民主，貨真價實，外國人不贊中國，都是中共收買史諾與史沫特萊製造謠言的結果」云云。

翻印本已印的，的確印得不壞，有幾處竟勝原本十倍！待印的，可以斷言，更會花樣翻新，裝璜美麗，不過袁世凱最後的那一章，最好不要翻印，因爲那一章的代價太貴了，不知要支付幾千百萬人的生命，連翻印者本人生命在內。還是改變營業方針，重印革命的三民主義吧！

蔣介石應當愛國

陳伯達

什麼人都明白蔣介石的所以能够進行反人民的內戰，繼續法西斯獨裁，完全是由於靠着美國帝國主義份子的接濟。爲着獲得美國接濟以達到他這種反人民內戰與法西斯獨裁統治的目的，蔣介石就不惜喪權辱國的拍賣主權。

第一、支出中國的領土權，讓美國軍隊駐在中國，給美國以陸軍基地。

第二、支出中國的領空權，讓美國飛機自由「巡邏」全中國，給美國以空軍基地。

第三、支出中國的領海權，讓美國海軍自由遊弋中國的領海，自由駐防中國的海港，給美國以海軍基地。

第四、支出中國的政權，堅持把中國內政問題的最後決定權（以後國民黨又改稱爲仲裁權公斷權等等但內容一樣）交給美國。

第五、支出中國的軍權，以軍隊美國化，代替「軍隊國家化」，放在美國軍事顧問團的支配之下。

第六、與美國合作訓練特務，讓美國帝國主義份子更便利控制中國的內政。

第七、放棄保護關稅，使民族的自由工業破產。

第八、制定便利外貨操縱的公司法，讓外國財閥及其中國走狗自由在中國境內壟斷中國的經濟。

第九、支出中國的航行權，讓外國摧毀本國的航業。

第十、支出中國的漁權，接受麥克阿瑟的決定，讓日本在中國沿海捕魚。

當然，這裡所列舉的不過是一些大的項目。我們現在還不清楚美蔣密約的全部內容，可是只就這些衆所共知的大項目，也看出蔣介石所支出的國家主權乃是從陸上到海上，從天上到地下，從政治到經濟，從現在到將來，這是對於中國主權的空前大拍賣。日本廿一條的第五號乃是要求掌握中國的政治、財政、軍警的大權，直接把中國變成日本的殖民地，那時袁世凱還有所顧忌；現在試和蔣介石所實際支出的東西比一比，我們可以看到有些原來是袁世凱所還不敢答應給日本帝國主義的東西，而且是從來日寇所求之不得的東西，蔣介石已慷慨的奉送給美國帝國主義者。

中國人民在八年流血抗日戰爭中所贏得的「四強之一」的榮譽，現在已被蔣介石斷送得精光。蔣介石不惜把中國降爲美國的「菲律賓」，把中國降爲美國的「拉丁美洲」，把中國劃爲美國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勢力範圍的地圖之內，也就是不惜把中國變成美國的保護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在蔣記的中國之下，一切的一切都將變成「美國的裝備」，連「中國」是否還是成爲地理上的名詞都將成爲問號了。

蔣介石本來是中國人，他是應當愛國的，可是他把仇恨集中在中國人民身上，集中在中國民主主義身上，他要和人民作戰，他就顧不得什麼國家民族了。十八年來蔣介石這個寡頭獨裁統治，造成了中國民族長期無數的最可恥、最可悲的空前災難。在人民心目中，這個獨裁統治早已破產無餘了，早已極端的孤立了。但他是要堅持他這個寡頭獨裁制度的，因此，

人民的民主覺悟越高，他就要向外國主人求救，「甯贈友邦，勿予家奴」，這是中國大賈辦，大地主的傳統政策。蔣介石是這個政策的最大繼承者。「九一八」事變之後，蔣介石執行了這個政策，斷送了東北，簽訂了淞滬協定，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而在抗戰初期，他仍然宣佈他所要求的乃是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現在當中國人民憑藉自己的血汗把日寇打敗之後，當全中國人民繼續挺身起來要求掌握自己國家命運的面前，蔣介石就又澈頭澈尾地發揚了這個政策。

蔣介石的本領，蔣介石的驕傲，就是在他能够以「中國人」和國民黨政府主席的資格，不惜支出全中國的主權，去交換得美國陸海空軍在中國領土支持他反人民的內戰和寡頭獨裁制度。

蔣介石的支出主權與他的「接受主權」對手完全不同，但二者又是一致的東西。他支出主權的對手是外國主子，他「接受主權」的對手却是本國人民。他從人民手中接受中國主權，又向他的外國主子支出主權；他向他的外國主子支出主權，又是爲着向人民接受主權。歷史的事實很明白，凡是反人民反民主的人，凡獨夫民賊，必定變成漢奸賣國賊。（缺二十餘字）不管他採取這樣那樣較掩蔽的形式，但是當要必須用更殘酷猛烈的手段來反對人民的時候，他就會什麼都做得出來。袁世凱是這樣，汪精衛是這樣，蔣介石又是這樣，不管他們的主子怎樣形式上不同，但歷史的規律終究是一個。

毫無疑問的，中國民族正面臨着一個極大的新危機。如果蔣介石的拍賣竟得以貫徹下去，那麼中國就將繼續當外國的奴隸，就將沒有獨立，沒有和平，沒有民主，更不會有什麼

富強，這是一定的，這是極嚴重的鬥爭。中國人民必須有極高度的警覺，以避免這新的奴隸的命運。中國人民必須再接再勵起來要求蔣介石不要賣國，要求蔣介石愛國，要求蔣介石認清人民的力量，終止賣國的一切罪惡行爲，公佈美蔣之間的密約，結束內戰與獨裁。必須知道，凡事與人民爲敵，而出賣祖國的人，不管他一時如何「驕傲」，最後都必無例外地要自己倒塌下去，如果不信，請看袁世凱與汪精衛的前車。